重新认识周抡园可以回归到美术史的多样性和真实性之中

陈履生

2012年8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家国山河——周抡园国画作品捐赠展”开幕式，吕章申馆长致开幕词。

2011年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向周抡园女儿周克强颁发收藏证书。

2011年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著名画家周抡园美术作品捐赠收藏仪式”。

2012年12月，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家国山河——周抡园国画作品捐赠展”学术研讨会，邵大箴、薛永年、陈履生、马鸿增、刘龙庭与会并发言。

2016年11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周抡园山水画集》。

周抡园（1899年—1988年）是20世纪非常特殊的画家，他的特殊性和历史上的很多画家一样，不能为同时代的画家所重视，有很长时间不能为美术史所认识。周抡园的特殊性是因为他和这个时代产生了紧密的的关联，和这个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果失去了联系，周抡园的艺术没有这份精彩；如果失去了这份关联，周抡园的艺术就没有今天值得我们尊重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画面临着改革的历史重任。因为不改革，仍然是不能脱离古人窠臼的个人胸襟。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艺术如果不能联系现实，不能表现现实，它就不能生存。国画家们为了传统艺术在新中国的生存，纷纷走出了自己的画室，他们放弃了过去的临摹，放弃了过去的画谱，走到生活中去写自然山川，从而由表现自我进入到表现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以后，新中国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其建设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给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变化和幸福安康。因此，需要反映这种变化，特别需要用歌颂来激发社会的热情。传统的山水图式不能表现新中国的变化以及发展的要求。服务于社会政治的需要是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主题，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中，周抡园和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付出了很多智慧和辛劳。在一个时期的发展中，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比较生硬地结合一些现实的景观，电线杆、公路、汽车、水库等新的元素出现在最初的山水中的时候，往往比较生硬。有的为了表现现实生活，极力模拟自然，追求画和现实相似的景象，染天染水等等，引起了很多京派画家和其他传统画家的反感，认为它们不是中国画。所以，像周抡园这样具有很好的传统绘画功底，而且作为京派传统的传承人，虽然这个时候他不在北京，也不在长安画派的西安和江苏画派的南京，更不在海派的上海和岭南画派的广州，没有处在一个文化的核心位置上，也没有处于文化的关键点上，但是，他很好的发掘了川地的风物，包括自然景观，使得地方特色成为他这一时期艺术中的最为鲜明的特点。

可是，用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周抡园，能够发现他的画中有很多精彩的亮点至今在闪烁，而这正是这一时期美术史需要补充的内容。为什么在当时，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艺术史缺少对他的关注——因为他的题材具有时代的相似性。因为一个时代只能在相似性的题材中挑选几位画家作为代表，可是，一个时代所做出的贡献是由无数画家共同来完成的，没有这个共同创造，就不能呈现出时代的特点。显然，在代表人物的选择中，人们忽视了周抡园，没有能够把他推到一个历史的高位之上，这并不反映他的价值和意义不被重视。显然，人们再选择的过程中是基于某一个点，或者基于某几个点，人们在权衡中选择了傅抱石，选择了钱松嵒、关山月。

无疑，20世纪新山水画的精彩不是由几位画家、几种图示、几个样板就能够发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没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不能反映这个时代的集体意识和流行趋向以及整体成就。因此，周抡园的艺术，尤其是他的山水，画了很多人所忽略样式或者是还没有深入到的川中景观，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山水画中具有独特型的价值，川中的自然景观在中国山水图式中尽管历代都有画家表现，但是，它不像那些具有标志性的景观那样成为历代画家的主要表现对象，或者成为美术史关注的一个要点。然而，周抡园沉浸于此几十年。周抡园的贡献在于他把许多被人们所遗忘的川中自然，结合到与现实相关的修水库、造大桥等非常具体的时代激情之中，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图像，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而这正是往日的名山所难以呈现的内容。

当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标志性的物象放置在崇山峻岭之中，隧道中的火车穿越两山之间高高架起来的桥梁等等，又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虽然反映这一时期生产建设成就的图像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其他画家中也有相同题材的时代代表作，可是，周抡园表现的独特性依然可以成为这个时代中的代表之一——因为他的地方特色，因为他的坚持不懈。可以做一个简单对比，李可染的火车是从隧道里面出来，只看到火车头；周抡园同样画山中的火车却是进山洞，其中的不同是进山洞的火车能够看到长长的列车，以鲜明反映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这是另一种表述方式。李可染是画火车，周抡园是通过画火车去表现进一步的内容。再来看周抡园多次画的“红岩”这一题材，有着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想法，也与钱松嵒的《红岩》这一时代中的代表作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这一个时代的画家并没有千篇一律地去表现现实生活，对于同一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题材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这正是一个时代的美术史不能缺少周抡园的一个原因。

周抡园（1899年—1988年），河北大名府人。早年考取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受教于萧谦中、萧俊贤、齐白石等名师，和王雪涛、赵望云、刘开渠、李苦禅、雷圭元等同学，毕业后应蔡元培之邀留校任教，与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等同事。

1988年8月，中国美术馆“周抡园山水画展”开幕式后，嘉宾进入展厅参观。

1988年8月，吴作人偕夫人萧淑芳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周抡园山水画展。

1988年8月，中国美术馆馆长刘开渠签到并参观“周抡园山水画展”。

1988年8月，著名画家何海霞参观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周抡园山水画展”。

妙笔神功意纵横

何海霞

周抡园先生对中国山水画的造诣，在当代中国山水画家中是卓然杰出的。其突出的个性与深厚的功力，早已成定论。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从清末到改革开放，经历了社会的更替；从白山黑水到剑门蜀道，饱尝了离乱之苦。因而沉郁于艺术之中，发孤愤于言辞之外，笔耕墨耘六十余年，为中国画承上启下的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周先生生于1899年，幼时就酷爱丹青，上世纪20年代毕业于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并任教于该校。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名噪京华，抗战时期入蜀。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术家协会理事、成都美术家协会顾问、成都画院画师、顾问，一直从事中国画创作与教学，直至91岁仙逝。为写祖国山河，不辞辛劳，或纵游于名山大川之间，或跋涉于荒僻绝域之地，尽阅山川之曲折变化，深谙四时朝晖夕阳之气象，勤奋不懈，画无间日，就在去世前还吮笔挥毫，至老不倦。

观先生早期之画，清超秀逸，古淡天真，元气淋漓，于一片清雅之气中，又不掩其潇洒风流，横溢才情。且立意高远，使观者忘情。此时画风除从出自萧谦中、萧厓泉先生之外，更能溯源马、夏，旁涉“四王”，追王蒙之深密，撷倪瓒之淡远，摄蓝田之高妙，蹈石涛之纵横，故有所作，必多高格。

观先生中年的作品，其想象力具有不受束缚而驰骋雄放，大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之势。可在回味之中，又觉淡然恬适，意在笔情墨趣之外，其追求更高、更远、更深，已临精八极，心游万仞之境。读先生此间的画，雨润烟浓，苍秀深厚。五六十年代，皆因先生登岷峨、履剑道、东跨三峡、西践草地、北涉秦岭、南渡金沙，风餐露宿，吹霞唾月，结恋波光，舒啸烟岚，寄情于山水之间，故创作出《川西原始森林》《秦岭飞渡》《剑道古柏》《巫峡》等传世名作。

到得晚年，先生将“积墨”推向极致，更与“泼墨”相参，以苍茫为气，浑厚为体，作品愈显高迈骀宕，郁勃沉凝。《青山不老春常在》《剑门古柏》《松涛》等作品，满纸墨彩飞动，于苍茫中见娟秀，于浑厚中见幽深，若无深厚的“积墨”功力，定难能达到这种境界。凡读抡园先生的画，谁不为他的积墨功夫所折服。又观先生的“重彩”，落墨简净、骨气爽朗、色彩明艳飞动。晚年尝作《峨眉金顶晨光》一图，气势沉雄，绚烂夺目，强烈的色彩对比，工稳与奔放在矛盾中求著统一，画面愈显丰满、精神。

观先生的画，更妙的是构图，他认为：“布局是表现意图的具体表现，是画家全力以赴的重要环节，而构图之妙，妙在空灵。”并进而言曰：“中国画之妙妙在空灵。”纵观先生的作品，幅幅构图不同，幅幅显新奇。早年的画求空灵于疏简，晚年则意归磅礴，求空灵于老密。早年灵乎动，晚年灵在静。沟壑突兀崎岖，而不失于纤巧造作。先生用墨浓重深厚而无拥塞板滞之气，山石的千姿百态，显示出坚韧的质感和强壮的力量。用笔直率畅达，而不失于粗疏，使人观后产生痛快、雄健、果断之感，耐人寻味。

先生的作品更具新意，最为可观的是，将古老的传统技法与新时代的意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了我们时代的声音。

每观周先生的画，必使人肃然起敬，这不仅仅是画，而是先生炽热的心，凝聚了人格与修养，对艺术的忠贞。先生的品格高致，尤其对中国山水画所作出的不朽贡献，定当载入史册矣。

名家谈周抡园

抡园先生的画，功力相当深厚，生活来源更丰富。他把传统的绘画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而且结合得很恰当，实在不容易！

——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　**李可染**

岫生的山水画就是好，很难有人达到这样高的境界。个性强烈，表现力非凡。

——中国近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　**李苦禅**

我是早就知道抡园先生的山水画好。像他那样完全从写生中提炼而来。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在当代中国画坛的山水画家之中能有几人?!

——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何海霞**

抡园学兄的画，功力相当深厚，而且有突出的个性。早年我们在校同学时他就已经画得很好了。他的艺术历程，为中国画承上启下的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国著名雕塑家　**刘开渠**

岫生先生的山水画非常清新高雅，他还在北京之时我就时常读到他的作品，我很喜欢他的画。

——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　**启功**

二十年代岫生与我在一起求学时，情同手足。岫生为山水画之首，我为花鸟画之首。从那时起，我就非常喜欢他的画，意境深远，修养很高雅。

——中国著名画家　**王雪涛**

抡园你和我是老庚儿（★即同年所生。编者注）。你的山水画画得精彩，恐怕我的山水画不赢你呦（★这是张先生自谦之语。——编者注）。

——国画大家　**张大千**

要说画山水嘛，抡园兄比我画得好得多，我这个山水要不得（★这是董先生自谦之语。——编者注）。

——中国著名写意画家　**董寿平**

抡园先生的山水画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是非常好的。我的泰山大人张大千先生曾经与他为友，多有往来，也曾多次评说到他的画，境界高深构图极妙，且气势逼人，观后使人忘情。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萧建初**

抡园老学兄的山水画，我始终认为境界极高，画得相当好。五九年出版的《中国画选编》大型画册，当时我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专程从北京去成都找到他，这本书中四川的山水画就只有他一幅《鹧鸪山》。

——中国著名画家　**秦岭云**

抡园学兄与我先后同学。他的画境很高，人品更高。《中国画选编》中，四川的山水画就只编入了他的一幅《鹧鸪山》。作为编辑，我印象深刻。

——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卢光照**

我是来向先生学习的（★白先生很虚心，很客气。——编者注）。能读到这么多的精品，机会难得。真是张张构图不一样，很大气，但不霸气，有的还很秀丽清雅。这些作品有强烈的震撼力，观后使人终生难忘。（★这是白先生八八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参观《周抡园山水画展》时的感言）。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　**白雪石**

周老师的山水画，在全国应是一流水平的。他的画与人同，品格高尚。是当之无愧的山水画大师。

——北京画院《中国画》画刊编辑部负责人　**李行百**

周抡园老师是我们画院思想品德和艺术水平最高的大画家之一，是一位值得永远纪念、怀念、研究、学习的大艺术家。我更希望他的弟子们用较长的时间对周老师的艺术加以深入的研究，包括对周老的知识、学识和胆识以及他的人品加以全面的研究，我想，是会有益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

——农工四川画院院长　**万启仁**

每读周先生的画，深深地被他的艺术修养所征服。他的画突现出一种静，就这个“静”而言，还没有几个画山水的能达到这样高的艺术境界。静是一种超逸，是一种相当高的修养。可以说周先生是自清代龚半千以来，把山水画又推向了一个高峰的一代大师。

——内地画家　**李华生**